

刘备

我是

草根的逆袭

沈忱 何昆
著



一没人脉，二无财产，
我成功的秘诀只有四个字：

百折不挠——刘备

新 华 出 版 社

刘备

我是

草根的逆袭

沈忱 何昆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刘备：草根的逆袭 / 沈忱，何昆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166-3390-8

I. ①我… II. ①沈…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6443号

我是刘备：草根的逆袭

作 者：沈 忱 何 昆

选题策划：蒋小云

责任编辑：蒋小云

责任印制：廖成华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3.25

字 数：333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3390-8

定 价：4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我的青春我做主	1
第二章	有本事不如有关系	21
第三章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39
第四章	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年代	57
第五章	吕布，算你狠	71
第六章	命中宿敌——曹操	89
第七章	高富帅袁绍外强中干	105
第八章	蛰伏、悟道、转机	125
第九章	这个时代什么最贵？人才！	141
第十章	失意老板和待业青年的故事	159
第十一章	功亏一篑	177



Contents

第十二章	赤壁大捷	195
第十三章	孙氏，美丽的毒药	211
第十四章	刘璋送来的大礼	227
第十五章	凤雏陨落，卧龙入川	245
第十六章	益州霸主	263
第十七章	血战汉中	279
第十八章	草根逆袭	295
第十九章	命运无情的捉弄	313
第二十章	报仇，我要报仇！	327
第二十一章	我被一个孩子打败了	341
第二十二章	我累了，该歇歇了	355
结 语		368

Chapter
one



我的青春我做主

第一节

“这身衣服真漂亮。”我看着自己身上大红色的绸缎长袍，心中沾沾自喜，要知道，这可是用老妈给我的学费买的，读书俺不喜欢，漂亮的衣服，俺必须穿：“走喽，去村子里溜一圈，让那些傻小子们开开眼。”

村子里的孩子果然都聚在村头的那棵大桑树下玩，那桑树足有五丈多高，枝繁叶茂，大如伞盖。

我故意挺起了胸脯，雄赳赳地迈着端庄的步子走了过去，我还特意高声咳嗽两声：“咳咳。”

小伙伴们见我走过去，看着我，一个个瞪大了眼，满脸的惊讶。

哈哈，他们一定被我华丽的外表惊呆了，本来嘛，这群傻小子哪见过这种漂亮的衣服。来吧，赞美哥吧！

我骄傲地昂起头，如同一头战胜的公鸡。

“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们了。”七八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不对，没有赞美，是哄堂大笑，那笑声中尽是嘲讽。怎么回事？我衣服穿反了？我的发型乱了？我赶快上下看了一遍，没有啊，我的穿着打扮得体得很。靠，那这帮傻帽笑啥呢？

“哈哈，你们看，刘备那没爹的穷小子竟然穿了一件绸缎衣服，还是大红色的，野鸡插上根羽毛以为自己是凤凰了，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们了。”

这群家伙竟然如此轻贱我。

瞬间，愤怒占据了我的心，羞辱令我无地自容，我要惩罚他们，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刘备的厉害。我冲上去就要和他们打架。

但是，我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因为我分析了局面：对方足有七八个人，我只有孤身一人，况且，真要打起来，我这身丝绸衣服可以就要四分

五裂了。

冷静，想一个万全之策。刹那之间，计上心头，有了。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唉。”缓缓脱下自己的大红色绸缎长袍，将袍子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我走向那群傻小子，语气沮丧而自卑地说道：“对对对，兄弟们，你们说得对，我打小就没爹，老妈靠卖草鞋赚钱养我，我根本不配穿这身衣服，算了，我脱了它，咱们一块玩吧。”

“呸，你知道就好，没爹的穷小子，以后就应该本本分分的，少装蒜。”说话的是一个个子略高的男孩子，刚才就数他笑得厉害。

我的目标就是他：这群孩子的头目，本村亭长的儿子，铁蛋。

我笑容可掬点头哈腰地走向铁蛋，边靠近他边说道：“是是是，铁蛋哥教训得是，刘备知错了。”

铁蛋倨傲地昂着头。渐渐的，我走到铁蛋面前了。机会来了！

我暴喝一声：“尼玛，谁说没爹的穷小子就不能穿丝绸衣服，谁说卖草鞋的儿子就要本本分分，老子今天就不本分了！”

说时迟那时快，我纵身上去，一把揪住铁蛋的头发，狂风暴雨一般的拳头砸在他的身上，别看我个子没他大，力气可不输他。我骤然进攻，猛烈的拳头打得铁蛋满地翻滚，周围的孩子全吓傻了。

我边打边喝：“怎么样，哥能不能穿丝绸衣服？”

铁蛋熬不住疼，连连求饶：“能能能，刘备哥，别说丝绸衣服，就是黄袍你也穿得，求求您饶了我吧，哎哟哟。”

黄袍？那不是皇帝的衣服吗？靠，铁蛋这小子挺会说话呢。

我停住了拳头，冷哼一声：“哼，今天暂且记下这顿打，日后见着哥客气点。”

“是是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去，把哥的丝绸衣服拿来。”

铁蛋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捧着衣服毕恭毕敬地递过来。

我看铁蛋已经服软，便软言软语地说道：“铁蛋兄弟，你我本是同村，说起来就跟一家人一样，你又何必处处与我为难？今天是我脾气不



好，你莫怪我，今后咱们还是好兄弟，你看行吗？”

铁蛋听完我的话，先是一愣，随即，他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家伙被我的话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差点跪在我的脚下抱头痛哭。

这么一来弄得我倒不好意思了。人就是这么奇怪，这个人刚才还对我讥笑嘲讽，但在我的恩威并重下，这么会儿就服服帖帖了。

我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穿上了挚爱的大红色丝绸长袍，看着下面的孩子仰视着我。那感觉，真爽！

看着那大桑树，我心中升起一股豪气，那感觉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股气就好像是溶解在我的血液中长期被封印着的力量，在外力的激荡下，它就如同一条巨龙从心中直升上头顶，令我沉醉，令我生痴。

我傲然坐在树下，指着那群孩子呵斥道：“我刘备是高祖皇帝的后裔，我是大汉天子的同宗，你们记着，哥以后要用如这桑树一样的羽葆盖车。”

恰巧，我堂叔刘子敬从此路过，听到我说的话，一把将我揪到一边，惊慌失措地说道：“玄德（我的字），臭小子，羽葆盖车是天子专用的车辇，你说这种悖逆的话是要株连九族的。”

我默言不语，心中却道：有什么大不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刘备就算是卖草鞋的，也未必见得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何况我身上还流着高祖皇帝的血液呢。

第二节

我十五岁了，母亲说我不能一辈子卖草鞋，也不能整天游手好闲地胡混，我便去拜卢植为师读书学习。

说起来这个卢植还真有些来头，他不但在我们涿郡，即便是在全国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据说是咱大汉帝国最著名的大儒之一。能拜在这种



人物门下是很多人的梦想。按常理讲，我这个破落户的子嗣原本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可偏巧我有个同宗堂叔叫刘子敬的，他也不知怎么就看我将来必成大器，说我是“刘氏宗族的希望”，硬是要资助我学费，让我和他儿子一起去卢植那学习，母亲自然是欣喜万分，就这样，生性不爱读书的我便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大儒卢植的门生。

这一学就是数年光景。

在卢老头门下我读书没读多，唯一的收获就是结交了一般豪侠仗义的朋友，其中就有辽西令支人外号“大嗓门”的公孙瓒。

“刘备，走，一块听戏去。”公孙瓒的大嗓门又在我耳边响起来。

我气不打一处来：“哥，咱能低调点不？虽然卢植老师不在，可你这么大嗓门，所有人都听见了，总不是好事吧。”

公孙瓒大大咧咧地说：“哎呀，整天跟着卢老头摇头晃脑地读书，好不容易有机会出去玩一次，走，消遣消遣去。”

“那也不用这么大声音啊。”

“你小子就是太谨慎，啥事都要想这么多，活得多累啊。”

“人活着不想事，那还叫人吗？”

“喂，你小子少装蒜啊，谁都知道你可是最喜欢听戏逛街买衣服了，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这种机会我岂会错过，我当然不会让如此美好的事情他人独享：

“哥，谁付钱？”

公孙瓒指着我笑道：“嘿嘿，你小子嘴上话不多，心眼可不少，放心吧，知道你是穷光蛋，这次还是我请客。”

“嘿嘿，那行，我去。”

我站起身，穿上我那片大红绸缎长袍，牵着黑子，跟在公孙瓒身后，兴致勃勃地直奔涿县最大的酒楼鸿宾楼。

黑子，我的爱犬，和我形影不离。

公孙瓒我俩来到鸿宾楼，嚯！今天咋这么热闹？只见鸿宾楼高朋满座，张灯结彩，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这是怎么了？平时没见过这么热闹过。”

“你们不知道。”一个摆摊的小贩对我们说道：“今天是涿县张屠户开分店的日子，他在鸿宾楼请了本县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要不能这么热闹吗？”

“张屠户？没听说过。”

小贩对于我不知道张屠户显露出了鄙视的神情：“连张屠户都不知道，我看你也不像本地人，乡巴佬。”

嘿，你个摆摊的也看不起我，我正要动怒，可我转念一想，和一个小贩较劲没意思，干脆，我来个空手套白狼，哈哈哈哈哈。

我用胳膊肘碰了碰公孙瓒：“哥，今天我请客，鸿宾楼。”

“你说什么？”公孙瓒掏了掏耳朵，他以为自己没听清。

“什么都别说，跟着我，走。”说着，我牵着黑子大摇大摆地进了鸿宾楼。

公孙瓒将信将疑地跟了进来。

“哎哟，二位贵人从哪来？”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黑炭头，这家伙豹头环眼，两鬓络腮胡子，那胡子张牙舞爪，好像一根根钢针。

公孙瓒不知如何回答，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却满不在乎，朝那黑炭头把眼睛一瞪，喝道：“连小爷我都不认识？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大汉宗室刘备刘玄德，你又是谁？”

那黑大个子被我一连串牛逼哄哄的名头镇住了，他愣在原地，结结巴巴地答道：“我……我是张屠户的儿子，我……我叫张飞张益德。”

我冷冷地瞪着他，说道：“我们是你家的贵客，你爹特意请我们为他捧场，还不快请我们进去，再有怠慢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罢，我也不搭理已经被唬傻的张飞，径自迈步进了鸿宾楼大门，公孙瓒强忍笑容，跟着走了进来。

跟着我进来还有我的黑子。



我选了一张最大的桌子，也不管周围坐的是什么人，我只管风卷残云地大吃大喝起来，看着一桌子的菜，烤乳猪、烧熊掌、清蒸鱼、酱牛肉等等，我和公孙瓒甩开膀子扫荡饭菜，我还不忘将半只烧鸡扔给了黑子，我们两人一狗如饿狼般的吃相看得周围那些“达官贵人”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在大厅中央，歌姬们翩翩起舞，奏起乐曲，这可是我的最爱。看着美貌的女子，听着悠扬的曲调，我简直有点忘乎所以了。

公孙瓒凑在我耳边对我说：“你小子真有两下子，这顿大餐就这么吃了，而且还有免费的曲子听。”

我故作深沉，面无表情地说道：“这不算什么。”

公孙瓒嘿嘿傻笑着。

就在我们沉溺在美食佳肴和悦耳小调的时候，倒霉事降临了。

我看到，张飞那小子和一个与他长得很像的中年男子嘀咕着什么，他们看着这边，还时不时地朝我们这边指指点点的。

我心中暗叫：不好，那人一定是张飞的爹，他这是在问我俩的底细，这不露馅了吗？

果然，只见张飞满脸怒容、凶神恶煞般，带着七八个小弟冲着我们就来了。我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到了桌子边上不由分说，劈手抓起我的脖领子，怒喝道：“哪来的野小子，跑到这里来吃白食，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张飞的厉害。”

虽然不算太高，但我的体重并不轻，可在张飞手中竟然如孩童一般，被他毫不费力地提了起来。我双脚离地，心中打鼓：妈呀，这小子天生神力，今天要吃亏了。

公孙瓒年纪比我大，他武艺高，脾气暴，见状拍案而起，喝道：“不就是一顿饭吗？我们大不了赔你钱，至于这样小气吗？”

张飞冷哼一声：“小气？你们当老子是白痴啊，今天你俩谁也走不了，看我揍得你们吐黄水，把吃的东西全给我倒出来。”

说着，他一把将公孙瓒也提了起来！

我的妈呀，公孙瓒比我还高半头，体格健壮如牛，这张飞一手一个把我俩当小鸡拎，这家伙的力气怎么这么大？

我急中生智，眼望门外，使劲平生气力，大叫一声：“卢植老师，您来救我们了？”

“卢植？”这个名字涿郡无人不知，张飞顺着我的眼神朝门外望去，手中稍稍松动，我看有机可乘，便猛地挣脱他的“五指山”，一溜烟地朝门外跑去。

我本想招呼公孙瓒一起走，可这呆子正和张飞一起朝门外看呢，他也以为卢植来了。你也不想想，咱俩是偷着跑出来的，卢植怎么可能知道，就算知道，这种事他也不会救咱啊。公孙瓒啊公孙瓒，别怪我无情，是你太笨了。

我站在门外朝公孙瓒招手叫道：“公孙哥哥，我回去搬救兵，你先顶住。”

说罢，我头也不回地撒丫子就跑，黑子也灰溜溜地从人丛中钻了出来，我们一人一狗玩了命地狂奔而去，只留下可怜的公孙瓒留在那里“孤身断后”了。

我逃回住处，累得气喘吁吁，我本想回去救公孙瓒，可我孤身一人，回去无异于自投罗网，可要不去，实在太不够朋友了，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

我顾虑重重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想了足足两个时辰。

结果，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公孙瓒回来了。他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看到我，指着我的鼻子怒道：“你小子……”

他不用说下面的话我也知道内容了，我不等他说下去，主动猛扑到他身上，痛哭失声道：“公孙哥哥，你可回来了，那群家伙太可恶了，就因为一顿饭就这样对待你，你看被打得，呜呜呜，我的好哥哥，心疼死我了，呜呜呜，是弟弟不好，连累了哥哥你了。弟弟从小家里穷，没钱吃好东西，每次都让哥哥请客，我过意不去，这次我本想和你饱餐一顿，没想到……呜呜呜，哥哥，实不相瞒，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再不回来我就和他

们拼命去，大不了咱们兄弟死在一起就是了。”

公孙瓒一肚子火，被我这么一哭，他竟然不恼了，不但不恼，还眼中含泪道：“好兄弟，哥哥知道你的难处，我不怪你，哥哥相信你，咱们还是好哥们。”

我泪汪汪地看着他，狠狠地点了点头：“对，好哥们。”

他也点头：“嗯，好哥们。”

“不过，哥哥你是咋回来的？”

“我？”公孙瓒脸上一红，答道：“我杀出一条血路，跑了回来。”平时大嗓门的 he 这次声音细得跟蚊子一样。

我不用猜也知道，什么“杀出一条血路”，肯定是被暴打一顿扔出来的，我可不点破他，故意竖起大拇指：“嘿，不愧是公孙哥哥，神武无敌，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公孙瓒不好意思地干咳一声：“咳，这不算什么，唉，对了，那个张飞是什么来路，这家伙十分了得啊。”

我知道公孙瓒是有意岔开话题。不过，他这么一说，反倒提醒了我。

我也陷入了思考：是啊，那个张飞还真是与众不同呢：“张飞，张飞，哼，走着瞧。”

第三节

张飞将我们撵出鸿宾楼，暴打公孙瓒，这个仇就结下了。为了给我自己挣回面子，也为了给我公孙哥哥出口气，我决定暗中实施报复计划。

我打听过了，张飞家是涿县最大的屠户，有猪几百头，富甲一方。张飞字益德，是张家唯一的独子，据说此人力大无穷，武艺出众，而且颇通文墨，也算是个人物了。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张飞。



我先暗中摸清了张飞家圈养猪的地方。然后买了很多巴豆，磨成粉，悄悄混在猪饲料中。猪们哼哼唧唧，欢快地将饲料吃进了肚子。我冷笑道：“哼哼，张飞，这回你就等着哭吧。”

次日，我故意在张飞家门口徘徊，我一定要亲眼看到那个黑炭头抱头痛哭的场景，以解我心头之恨。

果然，一大清早，张飞呼号着从他家大门里窜了出来，他就像死了娘一样地哭喊道：“我的猪，我的猪这是咋啦，咋都拉稀了，快死完了，快死完了，呜呜呜呜。”

那家伙蹲在自己家门口，抱着个大脑袋，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天抹泪，呼号连天。引得无数路人围观，大家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我看着张飞那副惨相，心中得意：你小子不是挺牛的吗，想不到吧，你终究栽到小爷手中。

我故意挤开人群，来到张飞面前，我要当面刺激刺激他。

我拍了拍张飞的肩膀：“喂，黑大个，还认识我不？”

张飞抬起头看着我，这家伙已经哭成了泪人：“呜呜，你不是那个吃白食的小子吗？你来这干啥？”

我故意问他：“你这么大个子咋哭成这样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替你出气。”

张飞听罢，勾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又号啕痛哭起来：“呜呜呜，我家的猪今天也不知怎么了，一个个上吐下泻，有气无力，有好几头都死了，剩下的也都半死不活。呜呜呜，这几百头猪可是我家的命根子，这要都死了，我们家就完了。”

“哎哟。”我故作惊讶，“这么严重啊，奇怪，这猪好好的，怎么会成这样？”

“谁知道啊。”张飞眼巴巴地看着我，说道：“我老娘有病每天都要抓药，我爹前几天又摔断了腿，我家已经不容易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这点猪了，现在也要完了。呜呜呜，老天爷，你为啥要这样对待俺。”

他越哭越厉害。

我听着他的哭诉，心中一酸，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母亲辛勤操劳的样子，良心发现的我暗骂自己：刘备啊刘备，你也忒缺德了，人家不就是没让你吃白食嘛，你也犯不着这么整人家啊。

我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嗯，这个，张飞兄弟啊，我曾经学过两天兽医，能让我看看你家的猪吗？说不定我能帮你呢。”

张飞一听，止住了哭声：“真的？”

“真的。”

“那太好了，你快去看看吧。”他好像遇到了救星一样。

我到了他家猪圈，装模作样地看了半天，然后对张飞说道：“你家的猪没大碍，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去药店买，混在猪的饲料中，让猪吃下，一天管好。”

张飞将信将疑：“你有这么神？一天管好？”

我负责任地点头：“我说话算数，一天管好。”

张飞咬了咬嘴唇，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便点头答应：“好吧，那就试试吧。”

张飞按照我的吩咐，去药店买了很多甘草，碾碎混在饲料中喂猪。一天后，张飞家几百头猪“神奇”地止住了腹泻，恢复了精神，一个个又活泼乱跳来。

张飞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刘备哥哥，你太牛掰了，你是我大救星啊。”

我淡然一笑，一副世外高人的神态。

其实，这事并不难，我小时候曾误食巴豆，拉肚子拉得我直翻白眼，我妈就是用甘草治好我的，所以，我治张飞家这群猪用的法子和我妈治我的法子一样，照方抓药罢了。

张飞将我奉若神明，他不好意思地问我：“恩人呐，几个月前我将你和你的朋友撵出了鸿宾楼，你不但不记恨我，还帮我，这叫我怎么报答你呢？”

我拍着他的肩膀，满脸凝重、语气深沉地说道：“兄弟，咱们都是同郡之人，那就是乡亲，我看你是豪杰人物，我这人就喜欢交朋友，尤其喜



欢交你这种豪爽的朋友，我帮你就和帮自家兄弟是一样，你客气啥。”

张飞再次被感动得泪花泛滥：“哥，没啥说的了，以后俺跟你了，你指向哪里俺张飞就打向哪里。”

我一把抱住张飞：“好哥们。”

张飞狠狠地搂住我：“好哥们。”这家伙力大无穷，他拦腰抱住我，勒得我差点断气。

我和张飞每日下馆子，喝酒，吃肉，听曲，快活得不得了。当然，所有开销都是张飞的，我只管到场就行了。

这一日，我俩又在酒馆大快朵颐，喝酒食肉。

我的黑子这些日子总跟着我下馆子，我丢给它的肉不少，时间久了，连它都吃腻了山珍海味。它在酒馆里无聊，便溜达到街上去了。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黑子的最后一面。

我和张飞聊得正开心，只见酒店伙计慌里慌张地跑来，对我说：“刘大哥，不好了，你的黑狗被人踢死了。”

我一愣：“什么，你再说一遍，我的黑狗怎么了？”

“被一个红脸大个子踢死了，你快去看看，就在酒馆门口，我亲眼看见的。”

“我靠，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动我哥的狗，走，看看去。”张飞挺身而出，比我还快地冲出了酒馆。

我来到街上，看到黑子伸着舌头惨死在街头，周围围了一群人，一个红脸大汉站在黑子尸体旁，冷冷地看着，此人身材魁梧，那个子比张飞还高半头。

我看到爱犬惨死，心头一颤，险些晕过去。

张飞怒吼一声，朝那红脸汉子喝问：“呸，哪里来的野人，你为啥踢死我哥的爱犬？”

那红脸汉子丹凤眼微睁，看了看张飞，语气冰冷，孤傲地答道：“哼，恶犬咬人，踢死就踢死了，有什么大惊小怪。”